

明示范城市”，在“强省会”战略的推动下，按照“四主四市”的工作思路，走“生态立市”的道路，加速绿色发展。乌当区、观山湖区先后被评为全国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，2023年贵阳市、清镇市入选全国第七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名单，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获得积极进展。<sup>[4]</sup>但是，在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，同样面临认定难、度量难、抵押难、交易难、变现难的“五难”问题。<sup>[5]</sup>因此，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贵阳市推进生态立市战略，以“强生态”引领“强省会”具有重要意义，有助于贵阳市不断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，以生态保护为优先考虑，推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模式。

## 贵阳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资源现状与主要困境

### （一）资源现状

贵州省贵阳市地处西南边陲，位于云贵高原东端，是长江、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，具有重要的生态区位价值。丰富的农田、水、森林等生态系统提供了农产品、淡水、木材、水源涵养、大气净化、固碳释氧、气候调节等种类繁多的生态产品。相较于农产品等实物类生态产品，优良的生态禀赋所蕴含的权益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更加困难。

2022年贵阳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，2021年贵阳市耕地面积1884.99平方公里，农业产值239.19亿元，累计认证绿色食品122个，农产品地理标志19个，具有修文猕猴桃、花小莓与印象硒州等农产品知名品牌。农产品这一实物类生态产品的产权明晰、供需关系明确、商业模式较成熟，但存在生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等问题，地方特色产品如猕猴桃、葡萄等“生态附加值”未能体现，市场销售价格始终未能达到预期。

贵阳市水资源丰富，如表1所示，2021年，全年水资源总量69.53亿立方米，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28.52亿立方米。从历年供水来源看，地表水资源总量呈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趋势，最低的年份为2019年，仅为47.86亿立方米；地下水资源总量变化趋势与地表水相同。

表1：贵阳市水资源情况

	2021	2020	2019	2018	2017
地表水资源总量(亿m <sup>3</sup> )	55.52	55.52	47.86	48.08	52.65
地下水资源总量(亿m <sup>3</sup> )	14.01	14.01	13.38	13.36	13.78
多年平均径流量(亿m <sup>3</sup> )	41.17	/	45.15	45.15	45.15
大中型水库总容量(亿m <sup>3</sup> )	28.52	28.52	28.16	28.2	28.09
人均水资源(m <sup>3</sup> )	1150	1165	1040	1061	1176

数据来源：贵阳市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贵阳调查队，2018-2022年《贵阳统计年鉴》。

贵阳市为巩固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成果，积极打造国家森林城市样板地，持续推进绿环绕城、绿廊网城、绿块嵌城，高度重视园林绿化，公园绿地面积、城市绿化覆盖率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与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均表现出逐年递增趋势。2021年，贵阳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15121公顷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.09平方米，森林覆盖率达到55%。

表2：贵阳市绿化情况

	2021	2020	2019	2018	2017
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(公顷)	15121	15015	14905	14800	14684
建成区绿地率(%)	41.3	39.6	39.3	39	39.7
建成区绿化覆盖率(%)	43.3	41.8	41.5	41.2	41.1
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(平方米/人)	14.09	13.62	13.4	13	12.88
森林覆盖率(%)	55	55	53.8	52.2	48.66

数据来源：贵阳市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贵阳调查队，2018-2022年《贵阳统计年鉴》。

### （二）主要困境

#### 1、自然资源资产确权难

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实现必须建立在清晰的产权边界下。当前，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需要继续深入，国有资产的有偿使用制度也有待于进一步健全。我国自然资源是公有的，但存在产权主体虚置、相关“家底”模糊、权责不清、法律制度保障不完善等问题。贵州省作为我国第一个所有市州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省份，在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。贵阳市于2020年出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方案，但现实操作中依然存在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转化的障碍。如山水田林湖草沙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，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者集体，但是与土地相关的各种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。有些自然资源是属于土地所有权人的，而另一些自然资源虽然不属于土地所有权人，但却是以土地为基础而存在的；同时，一些自然资源的空间范围很难确定。因此，当前自然资源确权过程中，很难将土地与各种自然资源的权属关系完全区分，给自然资源确权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。从而，部分生态资源产权将难以清晰界定，进而影响生态资源市场化运作效率，或无法形成有效市场。

#### 2、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

统一准确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是生态资源-资产-资本化的关键基础，也是在转化工作中连接生态服务市场交易、生态转移支付、生态补偿、生态产品抵押与绿色金融创新的重要基础工作。<sup>[6]</sup>2021年贵州省发布《生态系统生产总值(GEP)核算技术规范》地方标准，并在